



欢镜听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鬼胎生意

江湖女人系列



鬼胎生意

欢镜听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胎生意/欢镜听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1

(江湖女人系列)

ISBN 7-5399-1735-0

I. 鬼… II. 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947 号

书 名	鬼胎生意
作 者	欢镜听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路 珠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35-0/1·1636
定 价	12.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江湖女人系列写作缘起

欢镜听

江苏文艺出版社在2001年9月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死囚档案》之后，即将陆续出版我写作的长篇系列“江湖女人”（十种）。据我所知：有这等“荣幸”的作者，放眼全国，并不多见，因此，唯心地说，除了建立在“功夫”基础上的“幸运”，还有一份来自冥冥之中的“缘分”。

我想谈谈我的写作“缘分”。

1988年以前，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先后加入重庆市作协、四川省作协，那时的我正是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后因生计所迫，弃文经商，荒疏了曾经最为钟情的写作事业。在我的观察里，大凡清贫的文人下海之后，除了那些碰得头破血流很快就洗脚上岸的人，另一些成功人士以及接近成功的人士，多半不会重返清灯孤寂的书斋。这里面，除了物质的诱惑，还有非物质的繁华与热闹。毕竟，人是环境的产物。在生意场上，我是一个“不算太成功也不算太失败”的商人。



江湖女人系列

——之所以不算太成功，是因为我没有做到真资格的大商人的地步；之所以不算太失败，是因为我做出了一些比较出色的业绩，没有辜负我“下海”时的抱负。因此，一段时间内，我虽然弃笔了，但是，却有经济能力资助过去的文朋诗友，动用我的人力资源，为他们“搭桥”到更好的地方、谋更好的幸福生活。

我在十多年南来北往、四海为家的商旅生涯中，结识了江湖上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在这些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中，有一个发了大财的平民女性阶层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我一直以为，能够做大生意、发大财的，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阶层的男女们，他们玩弄的“暗箱”游戏已然是一种专利。一般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平民女性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资格在“权”与“利”之间跳来跳去的。但是，当我猛然发现那些无钱无势的平民女性居然非常成功地做了大生意、发了大财时，我内心的惊讶是难以言喻的。不过，我当时也就是好奇与关注而已，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她们会成为江湖女人系列中的生活原型。

1999年4月，我离开商界，重新走进清灯孤寂的书斋，开始圆我的作家梦。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不到三千字的短稿《购买处男权》。脱稿后，我犯愁了：稿件投到哪儿？我已经十多年没有摸笔，不知道哪些报刊还在办，哪些报刊消失了？

就在这时，一封奇怪的信件辗转到我手里。

写信人是西藏自治区副食品公司的一位忘年交，过去做生意时，与我有过交往，1995年以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信中的内容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老先生竟然用了一个《西藏青年报》的信封寄出了这封信；更奇

NEA43P/07



怪的是，这封没有挂号的平信寄到原单位后（我1995年与原单位脱离关系后，许多寄到原单位的信件就失踪了），又奇迹般地辗转了好几人，终于在4月10号那天到达我手中。看完忘年交的信后，我立刻给他复了一封信。就在贴邮票之际，心中忽然一动：我何不把《购买处男权》这篇短稿，投给《西藏青年报》呢？于是，我将私人信件投入邮筒时，也将第一篇稿件寄到了西藏。

一个多月后，我忽然接到成都《男报周刊》编辑部一位叫吴玉敏的女编辑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购买处男权》写得非常漂亮，希望继续投稿。

我后来才知道：《男报周刊》是《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一份周报。当初，《西藏青年报》在收到我的投稿后，编辑虽然认为写得很好，但是不适合在共青团主办的青年报上发表，故而推荐给了《男报周刊》。

没多久，《购买处男权》顺利发表了。

时间一晃，便到了2000年7月中旬。

那时候，我写的第一本书《死囚档案》已经脱稿，正准备写作第二部长篇纪实小说《逃亡时期的神秘爱情》。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他叫石维，是《天府早报》的编辑。通过他的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一直在寻找我，最后，他找到《男报周刊》编辑部、找到吴玉敏，终于拿到了我的地址与电话。

2000年8月14日，《死囚档案》开始在《天府早报》连载（发表时，报社将书名改为《我为死囚写遗书》）。连载引起的反响，是我事前没想到的。在我看来，我只不过叙述了一些很平常的故事。然而，我唯独没想到的是：因为我的命运曲曲折折，



江湖女人系列

生活道路跌宕起伏，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久而久之，我司空见惯了的人和事，一旦经过艺术加工，变成作品后，便在读者中产生了别开生面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生活，这就是我非常个性化的写作库藏。

在石维的想法里，他把连载作品看作重头稿，以吸引并稳定一批读者群。基于这种理念，在《天府早报》上连载的作品，应该是有特色的首发稿，属于《天府早报》的原创声音。

我很赞赏他的编辑理念。

于是，就有了江湖女人系列的构想。不过，在我的原始构想里，最初的总标题叫“冠男财色系列”。顾名思义，叙述的不仅是女人艳俗的发财故事，而且，还是平民女性们做出了令无数须眉男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发财故事，全部来源于我往日的商旅活动中的所见所闻，从某种角度讲，排除了艺术加工的成分，这些故事的核心都是完全真实的。

我对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抱着非常深刻的戒备心理，但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又时时冲动地逼迫我去寻找一些文字的东西来读，即便是在过去居无定所的商旅生涯里，无论是在南国海边花团锦簇的酒楼上，还是在北方千里冰封的雪地中，读书带给我的最大好处就是在物欲横流的生意场上，顽固地坚守着内心里的一份独立操守。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内心的独立操守，所以，在谢绝商界繁华开始寂寞的写作生涯后，面对往日那些平民女性阶层的发财故事，我曾经婉拒了好几家生活类杂志为我开出的高额稿酬。我婉拒的理由很简单：那几家生活类杂志感兴趣的是平民女性的发财过程，而不是他们的发财人生。在那几家生活类杂志上，人们看到的只是用口



语堆成的一具又一具的女性骨架，绝不是平民女性们精神深处的布衣风骨……

第二天，石维郑重其事地向我约稿：冠男财色系列，首先交给《天府早报》连载。

我郑重其事地答应了。

2001年4月中旬，冠男财色系列的第一部《泡耙秘经》脱稿了。

又是一个深夜，石维打来电话——他先是鼓励我：欢镜听，根据我的判断，将来，你一定会成为有影响的畅销书作家。接着，他建议道：你既然写的是江湖女人的故事，那么，何不把书系改为“江湖女人”呢？——确实，“冠男财色”太文气了。

2001年5月上旬，《天府早报》破天荒地为江湖女人系列连续三天打出了高十厘米的通栏彩版广告。无意中，《天府早报》创下了一个先例：第一次为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尚未全部写完的十部长篇做广告。我呢，也幸运地得到了这份许多知名的大作家终生都碰不到的殊荣。

5月10日，江湖女人系列的第一部《泡耙秘经》开始在《天府早报》连载。连载时，报社将题目改成《四方井》。随后又一部接一部连载了《惊魂再现》、《莲步追情》、《攀龙飞凤》（原名《官匪县太爷》）、《鬼胎生意》。

有一点，我必须说明：由于报纸连载特点，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江湖女人系列里的许多内容、甚而是许多很精彩、很能够体现人性的内容，考虑再三，不得不忍痛大段大段地删削，未能奉献给读者，甚为遗憾。

好在，如今，我又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结下了“缘分”，一并



江湖女人系列

推出这五部作品。剩余的五部年内出齐。由于载体的不同,那些无法在报纸上连载出来的内容,可以——至少是基本上可以在单行本中看到,因此,上面的遗憾,或许能够得到弥补。

这,就是我写作江湖女人的缘起。

2002 年元旦



目 录

1	第一章 梦想中的“远方”
6	第二章 女人身边的“陪坐”
16	第三章 奔赴“远方”
26	第四章 紫河车“鬼胎”
47	第五章 陌生的“天方”
71	第六章 停尸房与“抱经”
105	第七章 夜色“密语”
112	第八章 水果山庄“夜话”
190	第九章 女司机“夜行”
201	第十章 修改原“计划”



江湖女人系列

2

- | | |
|-----|-----------------|
| 203 | 第十一章 死尸身边的“求爱” |
| 212 | 第十二章 越来越复杂的“想法” |
| 220 | 第十三章 卧室变“灵堂” |
| 225 | 第十四章 路面上的“祭奠” |
| 232 | 第十五章 失而复得的“鬼胎” |
| 238 | 第十六章 庄园主们的“梦想” |
| 242 | 第十七章 鬼胎生意的“奥妙” |



第一章 梦想中的“远方”

有些人策划出来的发财方法是普通老百姓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当然,对于云遮雾罩之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无从了解有钱人发大财的商业机密,这是一件不仅很正常,而且合情理的事情。然而,不正常也不合乎情理的是,偏偏有些极其隐秘的发财方法,却要由一些最普通的老百姓来操作完成。

方四海——一位生活在大都市重庆近郊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在一个极其偶然的会里,便成为一桩匪夷所思的发财故事中的重要角色。

方四海原本是一介乡民,他的老家在重庆近郊某乡村。

方四海的老家虽然距繁华的大都市重庆不远,但是四周满坡的乱石和挣扎在石缝间的野草,让他很小就明白了一个现实: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可能产生出富翁。因此,思想深处有了这样自卑的念头后,方四海也就老实地背起竹篓、手握割草刀在那些乱石间寻觅猪草。只是,每当身体感到疲惫时,方四海便躺倒在草丛里,双手枕到脑后,仰望天空中由远而近、紧跟着由近而远的飞机在蓝天白云之间嗡嗡地滑行,任心中悠悠的思绪挂到机翼上,翻翻滚滚地被牵到不知名的远方去……

从未出过远门的方四海,抑制不住自己好奇的思绪,他双眼



江湖女人系列

浸满白日做梦般的想象：“远方”到底像什么模样呢？是否如封闭的桃花源般的山青水秀，房前屋后还有潺潺的山涧流泉？或许如同晚上重庆城的万家灯火，将夜空照得通宵明亮？

一天晚上，方四海将自己的想象当作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到父亲面前，问道：“爸爸，‘远方’跟我们家乡，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时候，辛劳一天的父亲正将双脚浸到木桶里，享受着热水泡脚带来的舒适。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都没到过真正意义上的“远方”。“远方”在父亲的概念里，便是家门口一座连一座的大山，绵延不绝地伸到远方去……面对儿子严肃的问话，尤其是看到儿子的两个眼池里盛满种种疑问，父亲忽然惊异地发现：儿子正在慢慢脱去稚嫩童年的皮，开始朝少年靠近了，否则，他不会提什么天遥地远的“远方”问题。想了想，父亲一边搓着脚丫一边说：“四海，等你长大了，扯伸脚杆走出去，你就晓得‘远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父亲回答问题的口气，同样的严肃。

对于方四海来说，父亲不是答复的答复让他既失望又激动。他失望的是：原来，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看起来似乎饱经沧桑的父亲也不知道远方到底“远”在哪儿。他激动的是：我现在还小，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走出这座满眼都是乱石荒草的穷山沟，到“远方”去开阔眼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方四海长到了二十岁。二十岁的男人早已被他人称为男子汉。

处于二十岁的年龄，每当走过热闹的集市，胸前背后都可能落上许多怀春少女或大胆或幽怨的情意目光，也就是说，二十岁的男人，可以将双眼越过绵绵的群山，带着初涉世事时的勃勃英气，扛着胸中风雷激荡般的轰鸣理想，迈开双脚走出家乡，去闯荡江湖，见识真正意义上的“远方”了。

可惜，还没等方四海的脚尖迈出家门，一支肩扛标杆、手握皮



尺的测绘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在村民们惊喜的目光中，来到了穷山沟。没隔多久，一阵接一阵的炮声在震醒山乡岑寂的睡眠时，也宣告了荒沟时代的结束。这里，被开发成一片新兴的工业区了。随着一家又一家工厂的迁入，方四海如同其他村民一样，扔掉手中的割草刀，穿上工作服，成了车间里的一名工人。

从此，那个最初到外面闯荡江湖、见识“远方”的原始想法，便严严实实地裹到工作服散发出来的汗臭里……甚至于，到后来，在方四海长大成人后的“成熟”想法里，“江湖”是具体的，那就是离家不算太远的重庆城以及大街上川流不息的红男绿女；“远方”呢？不仅具体，而且还很实在——实在得可以花两元钱的车票，在汽车的笛声中，眨眼功夫就“出远门”进城了……

一天下午，方四海在车间旁边的水沟里发现一圈电线。也许是鬼迷了心窍，他见四周没有外人，便把电线藏到围墙边的草丛里。傍晚下班时，他故意落到最后，悄悄将电线扔出围墙，搬回家中……

仅仅过了两天，一辆警车便出现在方四海眼前。

两个月后，当地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方四海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

那天，手捧判决书的方四海坐在法院大门口的阶梯上，仰起脸，望着天宇深处的云卷云舒，两眶泪水顷刻间挂满脸颊。

他长长地叹息道：“天哪！我只是顺手牵羊搞了一圈电线回家，怎么就成了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的有罪之人了呢？”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不妙：方四海不可能再回原来那家工厂做工了。其它工厂风闻他“顺手牵羊”的劣迹，也婉言拒绝他的求职。——细细想来：谁还敢放心地招聘一位“顺手牵羊”的犯人到堆满材料的车间去搞生产呢？

渐渐地，方四海原本不多的积蓄，一天一点、一天一点地减少下去。



江湖女人系列

他暗暗着急起来：如果再找不到工作，腰间最后一颗子弹（钱）射完后，自己岂不像那些残兵败将一样，沦落到手拄枪杆（打狗棍）讨饭为生的叫化子地步？

一天，走投无路的方四海忽然想起了儿时的梦想：远方。

他暗暗想道：自从穷山沟变成了热闹的工业区后，先前那个到江湖上闯荡、走向“远方”的原始想法便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没有机会去触动这个梦想，现在，自己已经在家乡立不住脚了，何不真的走出去到“远方”闯一条路？

想到这里，方四海很快收拾好行李，前往重庆火车站。

事实上，方四海的“远方”目的地，不仅茫然而盲目，甚至，他还完完全全是“目的地不明”——他不知道前往哪里的“远方”。

直到他加入购票队伍、双脚已经离售票口仅有几米远时，他才闭上双眼，心里默想起来：我究竟到哪儿的“远方”去？成都？武汉？昆明？或者到天之涯地之角的海南？……

就在这时，一位报贩从远处一路叫卖过来：“看报看报，刚刚出版的新报。看一位花季少女是如何成为八十岁老头的情妇；看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婆是如何包养十六岁的少年……”

等那位报贩走到面前时，平时并不看报的方四海，鬼使神差地买了一份报纸，刚刚翻开，一行并不醒目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林峰水泥厂招聘启事。

看完招聘内容，正在选择生活出路的方四海双眼一亮：对呀，我到“远方”的目的是闯一条生活出路，现在，我何不到林峰水泥厂应聘呢？

没有任何犹豫，方四海转身前往长途汽车站。

林峰水泥厂坐落在远离重庆市区的某个偏远山区，一条尘土飞扬的山区公路在群山间蜿蜒曲折地爬行着。

等方四海到达林峰水泥厂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好在，水泥厂尚未下班。



一位负责人事的科长接待了他。

在履行了一系列招聘手续后，人事科长用一种例行公事般的口吻说道：“方先生，你回家去等消息。三十天后，如果你没接到本厂的通知，那么……”

人事科长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膀，做出一副非常遗憾的表情。

在方四海最初的想象里——至少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将他的思绪引向了一个歧途：水泥厂招聘生产工人，不需要高学历，只要有一副身强体壮的好身体就行，应聘过关，立刻上岗。现在看来，还有一个三十天的等待过程。问题是，方四海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不容许他再继续坐吃山空地等待下去了。

他有些着急地央求道：“科长，能不能提前通知？”

这一次，人事科长不仅没耸肩膀，也没做出遗憾的表情，反而端起茶杯，做出喝茶的样子。

方四海尽管不明白这是“端茶送客”的文雅暗示，然而，人事科长脸上冷淡的表情，却明明白白地写满了“请走吧”的字样。



第二章 女人身边的“陪坐”

怀着失望的心情，方四海走出水泥厂大门，来到公路边的一个招呼站。

——所谓“招呼站”，就是公路边搭建的一座只有四根木桩、没有围墙的简易候车棚。这种候车棚在那些较为偏远的乡镇上随处可见。

方四海等了许久，只看见几辆从城里进山的大客车，却没看见一辆开往重庆方向的车。他奇怪起来：难道，今天是周末，城里人只下乡不返城？

这时候，一位背着竹篓的中年妇女路过招呼站。

方四海拦住对方，客气地问道：“大姐，为什么没有到重庆的客车？”

中年妇女先是上下打量了他几遍，然后问道：“兄弟，你是外地人吧？”

方四海点点头。

中年妇女说：“天都快黑了，乡下人，谁会往城里跑？”

经过中年妇女的一番解释，方四海终于明白过来：像这样的山区，人们一般都是上午进城、下午返乡，也就是说，方四海要返回重庆，只有明天上午才有机会了。